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呼全傳 第七回 包文正硬退龐奸 呼守勇病倒王園

梁園秋竹古時煙，域外風悲欲暮天。 萬乘旌旗何處在？平台賓客有誰憐？

且說包文正在繡樓退了龐兵，來到裡邊，說道：「員外，這呼守勇究竟如何？」員外道：「方才這大腳的就是。」包公哈哈笑道：「怪不得老龐講要洗剝他，老夫還道老龐欺人太過，與他硬爭，那曉果有其事。幸虧老龐倒斃了，不然老夫倒要吃他的虧哩。」員外道：「那老龐說要洗剝，其時我的魂魄都唬掉了，虧得說了你的大名。卻是你又來了，真正巧極！」

員外道：「院子，你去請了呼公子來。」守勇到來，員外就叫他拜謝了包公。說道：「這就是救你性命的龍圖大人。」守勇拜了包公，掉下淚來。包公看見守勇淚出，說道：「賢姪，你把受害的根曲細說一遍。」守勇道：「恩人聽稟：俺父士巡城在道，忽見鑾輿隊仗紛紛而至。父王認是正官娘娘經過，那曉是龐妃僱用鑾輿。彼時父王羞辱了他。不想龐妃誑奏，朝廷輕信，就差龐集統兵到來，抄滅了我家三百餘口。小姪因爹媽命從地穴裡逃出，往太華追尋胞弟守信一同避難。誰知才走得兩日，只聽炮聲震耳，吶喊連天，想是追兵到來。如何躲避。小姪急欲逃災，見一小門半掩，疾忙挨身走進，躲入假山洞裡。到了天明，恰好小姐進園，一見小姪則喊捉賊，小姪只得實情哀告。蒙小姐垂恩教我改妝，允入繡樓。誰想，霎時間龐兵擁入門來搜捉，指稱洗剝。那時，小姪已魂飛天外，幸員外同包大人退去龐賊的人馬，小姪得以再生。若非二位恩人相救，小姪已做了刀頭鬼哩。」

包公道：「賢姪，你今大難不死，日後必得厚祿。我想令祖呼延贊同楊業，王貴老將軍都是同朝的開國功臣，豈料呼家遭此滅門大禍！咳，苦惱苦惱。如今賢姪要往那裡去呢？」守勇道：「不瞞二位恩人說，目下小姪猶如喪家之犬，只好到處為家了。」包公聽說，道：「員外，我想呼家賢姪連受驚惶，且在府內消停幾大如何？」員外道：「弟亦深有此意，我們且到園內去講。」

三人行至萬花樓，分賓主坐下，大家談談詛說，不道守勇掉下淚來。包公道：「賢姪不必悲苦，老夫病癒不久就要復官，那時再與賢姪伸冤雪恨便了。」守勇道：「多謝大人。」包公辭別員外而去。員外命小院子將花廳收拾好，服侍呼公子安歇。正是：

心中百結萬千愁，恨煞妖嬈怎休！

終宵睡卻難成夢，切切思思復大仇。

且說呼守勇住在王員外園內，忽然身子困倦起來，書童報知員外，（員外）進園問候，公子道：「多蒙員外大恩，今生恐不能圖報的了。」員外道：「公子，你不過冒了些風寒，須耐性調養，切勿憂悶，且把愁腸放下，在舍下稍停歲月，少不得文正復官之後，將來自有區處。況我年將花甲，只有一女，名喚金蓮，今年十六未姻。老漢思量覓一佳婿，還仗賢姪代老漢參酌哩。身子自宜保重，凡事寬心為主。」員外講罷，出回去了，公子病將數日，精神漸減。卻是：

才力應難跨數公，只今誰是出群雄？

或著翡翠蘭苕上，未掣鯨魚碧海中。

卻說王氏金蓮，思想夢中青龍盤旋，那日同翠桃進園，見桃園洞口紅光直透，令翠桃往看，見是呼家公子睡在裡邊，自想：公子決然大器，他的年紀與奴彷彿，不知員外院君心上如何？金蓮正在思想，恰好翠桃進房道：「小姐，你從前夢的青龍盤住了你，那曉恰有呼公子相遇，我想這是明明的宿緣，只怕員外院君也明白了的，所以留他住在園裡。但是近日公子有病。」金蓮道：「翠桃，那公子有病，員外可曉得麼？」翠桃道：「員外方才在園內看了公子，方曉得有病。員外說公子的病，因思親愛唬兩伴上起，只要寬心調養不妨。但他父母皆亡，員外又無子嗣，若是把小姐的終身托他，真正是天緣配合，不枉夢裡的徵兆，青龍盤住了小姐，如公子得了這個喜信，他的病包管就好。」這教：

良緣自有三生約，好把心猿意馬收。

且聽南嶺鶯弄舌，鳥啼花落不知愁。

那金蓮被翠桃說了這幾句，不覺滿面通紅，說道：「翠桃，你今天說話欠通。古雲男女有別，豈可到園私許，作此醜態，遺千古之羞？」翠桃道：「小姐，你羞今日之相許，為何救初見之呼郎？有往日之搭救，才有今日訂百歲之姻盟。」金蓮道：「翠桃，你這般說了，他把我輕看起來怎處？」翠桃道：「既如此，小姐作札一函，待我送去，看公子如何？」金蓮道：「這倒使得。」小姐作札內云：

聞雙親慘死，家室頓傾，幸親命兄逃，尚有龐兵追捉。目前在園相遇，兄以直陳，忽聽火炮聲頻，軍兵震耳，只得委曲改妝，充入繡樓為侶。若非文正之能，險遭流剝之厄。不料兵退禍消，兄又尊體欠要，謬叨兄妹，聊申啟候，會晤有期。

那翠桃接了這封書信，疾忙送至花園，忽聽公子正在那裡自言自語地說道：「他日若非仙子降，今朝豈有解辰星。昨日蒙員外到園問我的病，又是一番言語。我想承他們父女如此厚恩，教我如何答報？倘能配偶，也不枉小姐的了。」

翠桃聽了一會，走到裡邊，叫道：「公子，我家小姐有書在此。」守勇接來細看，道：「咳，小姐教我怎能消受？」守勇旋又說道：「姐姐，我不能動筆，煩姐姐代言。」

翠桃回來對小姐道：「公子不及回書，教我多多致謝。」小姐道：「教我怎的。但不知公子近日病體若何？」翠桃含笑說：「公子看了小姐的書，覺得病已經可了些。」這是：

一紙真符除萬病，半輪明月滿乾坤。

且說呼守勇自從逃避到園，不覺一月有餘，病體已愈，精神如舊，心想：乘此天氣清明，不免把這金槍試舞一會也好。就將衣服脫下，單穿了鵝黃緊身，拴一條片金暖肚，手裡提了金槍，使得來金光閃爍，猶如電掣雷轟。使了半晌，說道：「好厲害，病得這幾天就弄它不動了，果真拳不離手，待我歇息片時再舞。」

且說員外想起呼守勇的病，連日未曾進園看他，不知好歹，心想：「呼姪品貌雖好，奈他顛沛太狠，若是納他為婿，卻也相當。今日閒暇無事，且到園內盤他一番，再作理會。員外步進園來，只見一條青龍在空場上百般飛舞，員外一見，口稱奇怪：青龍發現，乃人間大瑞，莫非老漢有添丁之慶？員外近前細看，呀，明明是青龍飛舞，誰知是呼家賢姪在此耍槍。果然將門之子，與眾不同，看他拿這柄鐵桿槍，猶如取了一根杉木棍，輕輕鬆鬆不用氣力的一般。我家小姐常常說要學槍，須得習學這神槍，方有用處。咳，我想朝廷為什麼輕聽龐妃的獻媚，把一個輔助江山的功臣，一旦傾亡。這教：

孤猿更叫秋風裡，不是愁人亦斷腸。

那呼守勇把這金槍正使得高興，抬頭一看，卻是員外在此看舞槍。守勇道：「放肆了。」員外道：「公子你病後元神未足，舞槍恐勞筋骨。」守勇道：「小姪卻是不知。」員外道：「你既不知，老夫與你講明瞭罷。」守勇道：「如此，請教。」員外道：「公子，對於這一柄槍，老夫曾立過誓，若有使他者，只要人才出眾，槍法精熟，願將小姐匹配。今日老夫看你槍法恰好，人才又妙，豈敢悔誓。況老夫膝下無兒，全賴公子，我得暮年勿憂也。」守勇道：「大人，但是小人災難疊至，且無一椽土寸，枉負虛名，豈敢耽誤千金？況且現漂湖海，未卜何時有定。蒙大人恩命，小姪斷不敢違！」員外道：「公子，這是老夫的心事，你今不必固執。」守勇道：「大人，目下小姪的性命，猶如水上浮萍隨浪去，漂流湖海任西東。」那守勇雖然口裡這般講，心窩裡十分欣幸。

後來畢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